

纪念

◀ (上接9版)

柳先生传》谓其“好读书，不求甚解”的故事，以为这些记载对我们有启示，说明读书应将“精读”与“翻阅”两者结合起来。陈先生曾以上述两条记载为考试题目，让参与考试的学生发表自己的看法。

陈先生自己也很注意这方面问题。老先生之间常要比比学问，譬如有关阅读史书，朱东润、蒋天枢、刘季高等先生都说曾将二十四史“读过一遍”。二十四史，顾颉刚读过两遍，吕思勉读过三遍，中文系的老先生能读一遍已经很好了。陈子展先生则说“精读及翻阅十七史数遍”。讲到翻阅的时候，特别讲到自己的经历。上海解放前夕，陈先生遵照李维汉同志的嘱咐，较长一段时间里借住在李青崖先生家里，足不出户。李青崖(法国文学翻译家)家里有一套《丛书集成初编》，先生在借住期间，将其翻阅了一遍，认为很有帮助。有些书很难找，但是在这套初编里面可以找到。譬如毛奇龄的《白鹭洲主客说诗》，陈先生尤为欣赏。陈先生治学，有独特的一面，他对于沈钦韩和毛奇龄特别偏爱。

第三点，陈先生强调要“博观约取”。陈先生常说，从事科学研究，必须做到“博观约取”，观察接触的东西务求其博，而研究的题目不能太博，必须约束在一个合适的范围以内。博观约取一途，博观是手段，约取是目的，博观是奠基，约取是在基础上进行建筑，博观是增加感性认识，约取是经过理性的思考。这两者之间，博观还比较容易做到，真正难的是约取，不能在博观的基础上做到约取，这需要有高度的识见和娴熟掌握火候的能力。

鲁迅曾拿“斧子”来说明这点。斧子的斧背一定要厚，而与被劈的事物接触处必须锋利(不能太厚，要薄)，斧背越厚劈起来愈加方便。陈子展先生自己的研究当然也是贯彻这一点的。陈先生为研究《诗经》作了

长期积累，经学、史学、文学、语言文学(陈先生自己强调，对《说文》《广雅》两本书花了很多时间)、古代社会研究、文物考古(他特地订阅《文物》杂志随时参考)、生物学(特别是动物学，花了很多功夫)等等，都有涉猎。比如“关关雎鸠”里的雎鸠，根据陈先生的研究，就是金嘴鸚，实即在湖泊港汊及河道里常见的鱼鹰。有段时间，我对柳宗元的《黑说》有所思考。黑到底是什么呢？在印度梵文里，熊和黑亦有相对应的词儿。我去内蒙古大学参加教学检查，一位副校长是专攻蒙古学的，说蒙语词汇里，有“熊”和“更大的熊”之区别，后者又被称为“可怕的东西”，两者不一样。诗经里面也讲到了黑。后来我看陈子展先生的文章，讲得很详细，把动物学家的研究结果都讲清楚了。黑就是生活在亚洲体型特大的棕熊，熊这一类动物中间体型最大是棕熊，黑熊亦不能与之相比。看到这些，我觉得很亲切，也对陈先生做学问的博观约取有了直接的体会。

第四点，陈先生强调要“绳索贯穿散钱”。先生屡引明人笔记中的一段话，用绳索和散钱来比喻观点和材料的关系，指出只有用观点的“绳索”将分散的材料贯穿起来，才能成为一种融会贯通的学问。他研究《诗经》，正是在观点和材料的结合上，对这份珍贵文化遗产进行系统的整理，试图从中发现带有规律性的东西。

阅读、提问请益与完成作业

在学习《诗经》的时候，我自己定了五种本子，对照阅读。陈先生很开明，认可我的方法。

一本是《毛传郑笺》，这一般都放在孔颖达的《毛诗正义》里，我读的是从家乡带来坊间所刻的读本，只有《毛传郑笺》而不及其他。此书天头很大，可以在空白处过录别的本子的一



20世纪50年代末，陈子展摄于昆山

些说法。无论《毛传》还是《郑笺》，都属于汉学的范围。

第二本是朱熹《诗集传》(中华上编1958年出版)。这是宋学的代表作。

第三本是马瑞辰《毛诗传笺通释》(广雅书局光绪十四年刻本)。清代《诗经》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，最重要的当然是陈奂的《诗毛氏传疏》，其他有胡承珙的《毛诗后笺》与马瑞辰的《毛诗传笺通释》，这是清代中期之三大部。到了清末，就是王先谦的《诗三家义集疏》了。这是清学。马瑞辰《毛诗传笺通释》是和上面《毛传郑笺》相配套的，选这本来读便于前后对照，愈能顾忌学术观点的传承和系统性。

第四本不是经学中的代表作，姚际恒的《毛诗通论》(中华书局1958年)，在分析词章方面却有一定特色。

最后是陈子展先生的《国风选译》《雅颂选译》(两书皆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在1957年出版)。

我选以上几种，是兼顾学术思想的系统性和书籍内容的简明扼要，此外，这些书在当时也比较容易找到。

读下来之后，可以谈谈陈先生的观点与前人有何不同之处。先生用韩诗的说法来解释《汉广》这首诗，强调《汉广》涉及了一个流播于当时当地的神话传说，颇有神话学研究的味道，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

象。我把与《毛传郑笺》相异的一些主要观点，过录到《毛传郑笺》那本天头很大的本子上去，做了不少记录。

我和陈先生是怎么交流的呢？主要就是提问请益，每次提出十个问题，希望老师开示解答。

首先，在提出问题之前，要把两周内所读的《诗经》作品梳理一下。这等于是将所读诗篇复习一遍，有助于熟悉已读作品的内容。

其次，在上面梳理的基础上，提出须由导师解答的十个问题。提问题同样要开动脑筋，不能在没有问题的地方去提问题，不能反复类似，防止无意之中说外行话。陈先生也确实表扬过我，谓我能“不说外行话”。

再次，先生看过问题纸单，按次序给我以解答，或紧扣题目简单作答，或根据记忆述其大略，或述及一事而举一反三，或旁敲侧击譬晓密微，对我都有很大的启发。

解答问题用时约一小时。在此之后，陈先生尽兴畅谈，海阔天空。先生见多识广，思想活跃，所讲的事情也很有趣，让我知道很多掌故。比如讲复旦的老师，他评价比较高的，有历史系蔡尚思先生，哲学系胡曲园先生，认为蔡先生才思敏捷，读的书多；胡先生厚积薄发，精耕细作。在涉及某些学术问题时，又常常提到胡厚宣先生和章巽先生。陈先生经常谈到中文系自己的那些学生，说鲍正鹤先生最聪明，杜月村先生最用功，还说王运熙先生将来是长寿的，因为古书里说：早衰，寿之征兆也。王先生早先体弱多病，所以对自己健康的认知比较理性，而王先生后来确实也获享高寿。

最后环节是完成作业。我写了一篇《〈诗序〉作者考辨》的读书报告，作为作业。

阅读《诗经》的作品，首先注意的是其内容主题，这是阅读作品时大家普遍最关心的问题。《诗经》传播史上有三家诗

与毛诗之争，汉宋之争，遵《序》与反《序》之争，这都和《诗序》有关，《诗序》的作者到底是谁？说法很多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号称“治经者第一争诂之端”。这个问题，我也想一探究竟。

选题初步择定后，我曾就这个议题向陈先生请教，陈先生的回答大致如下：

他原先认为《诗序》是东汉卫宏所作，我问他的时候已经改变了。卫宏所作之《序》实别为一篇，于中古后渐渐佚失，非郑玄所笺而为今吾人所见之《诗序》。

接着先生又给我介绍《诗经》研究史上一项认识的突破，此种观点起始于唐代，拓张于宋世，至清代《思路总目提要》汇集大成，其要点则是针对《诗序》内部的文字结构进行区分辨析。以为今吾人所见之《诗序》按其冠于每篇之首二句，如“《关雎》，后妃之德义”、“《葛覃》，后妃之本义”、“《鸿雁》，美宣王也”，当为最初撰成之古序，而以下续申之辞，乃后人所添加者也。《四库总目提要》谓，首二句为毛萇以前经师所撰，其后续申之辞为毛萇以后经师所缀。陈先生认为《四库提要》的说法基本合理，倘将其间所说之“毛萇”改为“毛亨”，则庶几全可信从矣。

这个说法我觉得有道理，诗经是教科书，历史上的经师世代相承，传授生徒，会在课本上一点一点添加内容。所以我接受陈先生的观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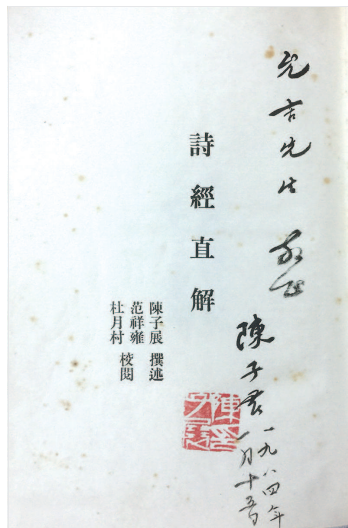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作业不是直接的考证，而是从这个问题的起源讲起，自郑玄笺《诗》谈到近世《诗》学，试图从源流的探讨中来弄清问题，观点延续了陈先生的说法，所作的主要工作是为这些说法找到证据。

其一，根据一般记载，毛诗《诂训传》的作者是毛亨，说明《提要》所说之“毛萇”确实应改为“毛亨”。

其二，从三国吴人陆玑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》条辨《毛诗》师承源流。全书最后，对齐鲁毛四家诗的传授源流各有记载。在有关毛诗的这一条记载里面，既说卜商(子夏)为之《序》，又云卫宏作《毛诗序》，显而易见两者应分属不同之两篇(我写了这个意见，先生看我的作业，评为“此古人所未道”)。又另外列举七证，说明卫宏所作之《毛诗序》，肯定不是郑玄所笺而为今人所见之《毛诗序》(先生评为“此今人所未道”)。

陈先生还写过一篇文章《与友人陈允吉同志论诗序作者书》，当时是用来给我参考的。

我的作业共22000余字，



▲陈子展研究《诗经》的时间，前后相加超过50年

◀陈子展题赠陈允吉的《诗经直解》